

刊新作創

草思相

著建惟李

行印局書新北



作者李健先先生肖像



士女明光羅



我的意中人（代序）

在感傷中，在渴望裏，我等候着我的意中人；從初春等到盛夏，從盛夏等到深秋，從深秋等到殘冬，這樣焦灼的辛動的癡情的等候，一年又一年，光陰逝水，剎那間已是三年了。這三年來，我心中有一個哀傷在那裏哭泣，我心中有一個空虛在那裏嘆息！然而我的意中人仍沒有來。

在一個明媚的春天，在花香鳥語中，在溫暖的豔陽裏，我久盼的意中人竟帶着笑帶着美帶着愛立在我身旁了。多年來我這懨懨一息之身如得了三春之氣重新活躍起來：這一天是上帝給我的賜予，我驚喜若狂！

但是我的意中人，她不是個平凡的人，她是個超人，她是個世間的奇蹟，她有一脈靈光，她有一種智慧，所以我和她的遇合可說是種神的意志。現在讓我來

介紹給你們吧！

她雖是個非凡的女子，但她並不是不可捉摸的，並不是如那些大畫家大雕刻家所臆想的女性；她同其他女子一樣，有肉體可接觸，有容貌可看見，她歡喜時會發出笑聲，悲傷時會流出眼淚，一樣懂得什麼是愛，什麼是情，什麼是戀。她能唱能舞，能惱能怒，能說能聽，能讀能寫，能做出滑稽的態度，同時也能裝出莊嚴的神情，這便是我的意中人，她不是仙人高居在雲霧裏，祇使我們在幻想中去接近。正因她是位具有靈肉的人，所以我說她是個人間的奇蹟。比如說，我們常用宗教的靈感去想像一位觀音，或一位聖母，我們的精神到了一塵不染的境界，但是這種空中樓閣海市蜃樓終屬幻夢，祇能給我們暫時的安慰，祇能把我們蒙蔽一時，當我們用理智去剖析，便覺自欺的可嘲，直是掩耳盜鈴！呵，可是而今我這位意中人，並不在虛無縹緲間，而是在我們這個塵寰中，正好她又踏進

了我的心門，所以我於狂喜之餘，要來仔細剖析她一下。

你看她的身材容貌已是靈氣所鍾了，多麼清秀，多麼高超灑脫。她的活潑更難以文字描寫：如一隻小鳥，天晴便在日光下跳躍飛舞，天陰便在叢葉中作出吱吱的聲音，天雨便在人家屋檐下東西跳動；如一流小溪往東流去，經過小石子便唱出歌來，碰着水草，便帶着它們一齊走，當流到村中茅屋時，這小溪會慇懃探問那個平素愛哭的阿因此刻是否已經睡熟；當流到一望無涯的田野，它會關切詢問今年的收穫是否豐富；當流到牛欄的旁邊，它會側耳傾聽倦牛在黑暗中反芻的聲音；如一片行雲，在天空中高高浮遊，俯視下面的景色，一會兒趁風急行，一會兒滯留一處慵散不動，有時堆上另一朵雲，密綿綿不肯放過，有時把金燄似的光光緊緊遮住，有時分裂成無數的小片，有時聚集成一塊，又濃又厚；如一縷微風，偷偷襲入他人的羅帳，或是在玫瑰花心中微睡，或是輕輕拂過一張溫柔的面

龐，或是夜闌人靜時去伴着楚婦太息，或是在人約黃昏後去撩動三兩聲琴絃，或是載着飛雁替相思人道一個相思的音訊——我的意中人，她的容貌與身材滿表現她的活潑；她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我喻她爲小鳥，小溪，行雲，微風，該不至不當吧。

但最妙的是她已經懂得愛了，而且懂得很深，因爲她對於愛的生活的意見是寧爲玉碎勿爲瓦全，寧爲鷄口勿爲牛後。這即是說她不愛則已，一愛便得全心的愛，她要整個的愛，不要片段的愛，她要的是絕對的情感，一顆赤裸裸的心和一種永恆的愛。此外的一切，她是藐視的，藐視的！她曾對我說：『人生最難得的是彼此間的真情，這真情不是皇冠和名譽所能換得的；一個人假如在世上下不得這點真情，那麼人生的意義已經沒有了，又何苦偷生呢？』從這寥寥數語中，我們就明白了她對於情是如何的不苟且不放鬆。她又知道別的事或許可以敷衍，

但愛情是不容絲毫勉強的。正因她對愛是純潔光明熱烈，所以她也希望別人給
她以同樣的愛，但在她所度的二十幾個寒暑中，還沒有一個人能具有她心目中那
樣一份愛情，所以直到而今她那腔熱情還無人配去接受。說也奇怪，她竟把她
一生最可貴的一點愛賜與我了。起初我好像是在夢裏，很不相信。但到後來，我
於中夜醒來，慢慢兒想，細細兒思，才明白了。我相信我對於愛也是絕不敷衍
的，絕不苟且的，而且我的人生觀也是基於一個情字，所以此次我的意中人能慨
然給我她那一顆赤子之心。但是我相信這一份恩愛不是他人所配接受的，（雖然
他們能得着）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這樣偉大的愛情來養活她這種超俗的心。要
知道愛情這東西不能單獨生存，猶如魚離了水不能活一個道理，而且什麼樣的愛
也須什麼樣的愛去培養，正如莊子所說名鯤的大魚須住在北溟那樣大海裏，小小
一條魚有一泓溪水便够他生活了。愛情的關係正同此理。

我剛講過我的意中人所要的愛是全體的，整個的，而不是部分的，分裂的；假如你僅給她少許的愛，或給她時現出絲毫的勉強，那麼，她很可以如徹癡般的拋棄了這種殘缺的愛。不信你看她那雙眸子，她不動情則已，一動了情，便露出異樣的光彩，這神態髣髴要用情將全世界全人類吞了下去一般。這簡直可說是「貪」。但她對於物質却又大不然了。她不愛金錢，不惜貨物，鄙視高官，唾棄厚祿，什麼夫榮妻貴，什麼子孫滿堂，並不置諸胸懷。她絕不囿於物質，也非世上虛榮所能動心。她知道這些不能表示一個人的真價值，她知道這些有時反而把一個人的智慧和本質遮蔽着，因為世間的一切都是人造的，做作的，早已失其天真的本質。說到這裏，我的意中人是個天真的產兒，在她心裏一切都要率真，一切都要自然，不能加一點偽飾捏造。人們常說她老練，辦事能幹，我想她太聰明了，所以做事處處裕如，並且似乎很老練，其實誰又知道她的天真氣孩提氣

決不亞於一個嬰兒。她高興時開開歌喉高歌起來，悲哀時淚珠沿腮而下；有時她話多極了，有時又非常沉默，噤若寒蟬，這種情形，可說是任性，但也可說天真爛漫，實在可愛極了，可愛極了！

她的天真和她的愛情一樣是不可分解的，是整體的，唯其如此，所以微妙極了！這妙處猶如一朵花，如果將花瓣拆開成爲片，這朵花無論是薔薇百合玉簪，祇要一分裂，便不美了。我的意中人，她的天真，她的愛情，也如一朵花的不可分散的美妙。又如一段音樂，我們不能將每個音符分開去聽，要知它的美是結合而成的，非零碎的。我的意中人，她的天真，她的愛情，也如一曲歌調的不能分散的美妙。

世上許多人，你和他們談話，每每已經說明白了，而他們仍然不懂；至於暗示一層，更說不上了。古人說得好：『不言之言，無聲之聲，』如我的意中人，

可真深領其中味了。你對她說話，很可不必多說，她已經明白了；有時你甚至少許的話都可不說而以眼與眉代替，所謂眉意眼語。這一切都因她太靈了，你一旦與她接談，你得謹防她從一兩個不經意的字句裏窺出你的本意，或從你臉上的表情探出你內心的隱秘，或從你聲音的抑揚頓挫高低快慢偵出你的深淺厚薄；這些都是你和她晤談時的危險；不過你也很可放心，祇要你打開你的靈府，吐出你的真心，用一片赤誠去感她去動她，她自然會重視你的。所以我說她全部是一個靈字。在你眉的一縐，眼的一瞥裏，他已深知你心的一念或情的一動了。我的意中人既有這般的妙，所以她很能養別人的色，但這要是她看得起的人。她能於無形中看得出你的喜怒哀樂，不但這樣，而且能使你的喜怒哀樂增高起來或減低下去。我每和她在一處，是頂喜歡開玩笑的。你看她裝着各種態度顏色，發出不同的聲音，（或嚴厲或溫柔或平淡）使你的神經一會兒緊張，一會兒鬆弛，一會

兒安靜。等到你笑，她又會使你馬上落淚；等到你哭，她又會使你馬上發笑，弄得你啼笑皆非，最後你不知所措時，她會輕輕拍着你的肩說，「給你鬧着玩的，不要緊啊！」

她的人格又是何等晶瑩！別人絕不能絲毫侮辱她的人格，不僅如此，而且不能稍爲輕視一般女性；萬一有這種情形，她必代鳴不平。她什麼事都要做到光明磊落的地步，內心無愧的境界。她愛讀史書，尤愛讀先聖先哲的傳記，特別崇拜他們驚天動地的人格。她的個性又是何等堅強！從日常瑣事中就可看出來。祇要她認爲對的，不管阻力多大，不管前面荆棘滿地，不管別人的冷譏熱嘲，她必直往前進，決不退縮，決不猶豫，縱然失敗了，也決不灰心。她的個性，又可由她起居飲食服飾中看出，即以服飾一項而言，她絕不當衣架子，要望她迎合時代，或取悅某人而改變她的衣着是不可能的，祇要她覺得今天當穿一件什麼衣

服，她便這樣做去，他人如何評議，她是不管的——總之，但求心安而已。

古往今來凡有人格的人，必有他特有的個性；有了特有的個性，自然有他的興趣；我的意中人，也不能例外。她的興趣是什麼呢？她的興趣是雅人的。就從品茗說起，她喜歡一人泡上一杯好茶，慢慢兒飲，細細兒啜，口裏不時吟出些古人的名詩，或唱出些名調，有愁便排愁，有憂便解憂，有歡便續歡，有樂便縱樂，她毫不拘束，決不執着，一任自然而已。她又有劉伶之嗜，每當春花秋月朝風夕雨之際，她會沾酒自酌。偶遇知己，亦必同舉數杯，有時感到人生的空虛，她會酩酊大醉，有時感到世間的樂趣，她會陶然。她的飲量是以她的心情而定的。她還愛品詩論畫評字。講到詩，她最愛真情流露的作品，不喜矯揉造作；至於畫和字，她主張瀟灑飄逸一派而不以拘泥刻板一派爲然：這些地方都可表現其人格與個性。她同我一樣也有花癖，無論是嚴冬時節，案頭上必置瓶花，屋內清

香四溢。她還愛豔麗的顏色，因為她覺得活潑的東西必有鮮明的色彩，有鮮明色彩的東西必是活潑可愛。我已說明我的意中人是個非常活潑的人，所以她很愛豔麗的顏色。她和音樂是不可分離的，她常張開歌喉放聲肆情的唱，唱得你時而熱情奔放，時而心灰意冷，時而淚下，時而微笑，她的歌聲有如杜鵑的熱烈，有如夜鶯的癡情，有如雲雀的靈巧。

這便是我的意中人，在嫵嫵散散的白晝，在漫漫沉沉的黑夜，我睜着一雙大眼等候着，等候着我意中人的來臨，幾度使我失望，屢次使我歎息，時常使我流淚——但如今她帶了一切的美滿來到我身邊了。看哪！這宇宙這人生將顯出一個怎樣的奇蹟！

二十六年五月一日草於資中

第一信

光明吾友：

我思之至再，方握管作此書，一吐心中的積懷。光明，我心中充滿了離別的情緒，我眼望着春已到來，萬象都欣欣向榮，而我倆祇得黯然分別，這是何等傷心的事！

光明，人生原是无常，我們本乃萍水相逢，但經過數度私談，纔發現我們性情的共鳴，纔發現我們很可在人生道上互相提攜；但是命運之神，他慣於玩弄世人，使我們心中都充滿了悵惘。唉！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光明！我明白以前，我多次佇立窗外，諦聽你的清音，細視你的芳容，我們已有了心契。祇緣各人都太無勇氣，太顧俗人的竊議，因而淡漠下來，宛若路

人。其實我何嘗不欲多同你說一句話，多與你接近一次呢？而今我們已打破了虛偽的藩籬，已打開了彼此的心門，一片赤誠，一腔熱情把我們的內心瀰佈，但願此後不僅能保持現在這現象，而且希望我們的友誼與時俱進，在這塵寰中開一朵絢爛的花，光明，你說是不是？

你送我玉照一幀，我已珍藏起來，這種厚誼除了心感無極外，還能有什麼表示呢？

光明，我此去兼月，隻身飄零，早已預知將來的生活必索然寡味，此刻所望於你者，不過希時賜數行，慰我岑寂。

書至此，想到柳永詞：「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縱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光明，我這時的心情，你大約推想得出吧。

臨別無以爲贈，謹留數語，敢懇吾友以後別再辜負了良辰美景春花秋月。千萬，千萬！不盡欲言。匆匆草此，道一聲

珍重！

惟建候上 三月九日

第二信

光明：

昨晨七時半開車，當天午後一時半抵資，乘客祇瀛仙和我二人，尙覺舒適。唯車中灰塵甚大，滿臉滿衣俱塗一層泥土。下車後，渡河，再雇黃包車到校，校長因宴客離校，但早已命校工候我，且留一信邀我赴城外東元寺聚餐；我復趨車赴會，飯後，順路一觀進德女校，入城時，已薄暮矣。

第二信

本日爲資校卅一週年紀念，放假一日，我便遷出學校來到新居。地址在鄉

下，離城約三四里，往來皆步行。瀛仙的學校已決定爲縣立女中附小，後日可正式上課。我已僱一男僕，以便接送小女，據云此僕還能炒一手好菜，明日姑一試之；唯廚房所需各物太多，自開火食，將來油鹽柴米瑣事必弄得頭昏眼花，奈何，奈何！

我此時在一間又大又黑的屋內給你寫這封信，桌上燃了兩支燭，但仍不覺明亮，加以念你之心無時或已，明天就得上課，什麼都未曾預備，我的心有難言之恫。我的確感到飄零之苦，離別之痛；光明，你將何以慰我？

光明，我是個渴望家庭幸福的人，而偏偏又得不到，我對於人生實在已經感到厭倦了！

在暮時，你於百忙中還抽出時間與我會面，感何如之！你的工作繁鉅，務望節勞自愛不乙。忙中書此，字文均甚潦草，即請諒之！

惟建上 三月八日燈下

第三信

光明幾次：

頃奉大札，欣慰無量，紅白二色桃花，我雖此時不能賞鑑其美，但明媚的春已經到來，春假即在眼前，已決定返省一遊，屆時我不單有福飽看美麗的桃花，我還有更可愛的憧憬供我追求呢！

光明，我的確對於人世已感到厭倦了，我覺得做人好似有千鈞之重的分量壓得我氣都喘不過來，一切皆是空虛。這生命這世界，一剎那就要幻滅了。唉，還有什麼可說的呢？我想我一輩子的理想太高，而現實的生活又偏偏不如意，結果祇得在人叢中裝着一副笑臉去演悲歡離合的戲，而骨子裏我是時常暗中流我孤獨

的淚，發出絕望的歎息。光明，似此生活，直等槁木死灰，其能留於世間的日子恐也不久了罷。這些話可必在你面前多贅，不過除你而外，又可在何人面前發洩一點苦衷呢？

光明，你是個活潑多才的人，正如一朵春花，一片春草，滿身是希望是生機，而我是個飽受風霜久經患難的人，所以我們的遇合無形給了我無限的力量，但是我終怕這種美麗的夢境有一天會幻滅的。光明，說句笑話，我是始終想終身替你『擦皮鞋』，但——又恐不能。而今是二十世紀，是物質世界，人們都被那死板的沉重的物質空氣所籠罩，任何你走遍大地，走盡天涯地角，要尋點精神上的安慰，怕也不易。我們之相識，定會建基於精神上的諒解，超過一切條件，但願我們此後的友誼更能契合，在這冷酷的世上發出異彩。

我在此的生活異常無聊，但我素來是一個戰士，任他萬惡的環境不能抹煞我

的人格，我已決定安心住下去，安心做一好人，別辜負了上帝給我的一副靈魂。你問我這裏的住屋光綫充足否？我可說鄉下的房子本說不上什麼，不過光綫尙勉強，我總希望隨時有光明伴在我的周遭。

你時到母親墳上悲傷，本是情理中事，可是我勸你別過於自摧，徒傷身體。來書云心情不能以言語形容，光明，你的心我大約知曉一點，詳情望能見告。

末了，我只好說這信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以之寄知己，諒不至見怪罷。

我隨時屈指計算春假之來臨，我更時刻預期雲箋之速至，光明，你大概猜得出我的心情了。

草此卽頌

教祺！

校園內猴君無恙耶？

弟惟建手泐 三月十五日

第四信

光明：

甫上一書，忽奉十六日教室內所作惠箋，閱後又快樂，又難受：快樂的是你對我如此情深，以至形諸夢寐；難受的是我們不能不暫時離別，同心而異處。光明，我早洞悉你的心境，我已幾番於信中告訴你我們的前途幸福無疆，不過我也在公園裏石墩上給你說過我的環境不佳，這些我望你深加攷慮。要知道人與人之間最難得的是得到個人絕對的諒解和同情。光明，你能不能給我以永久的愛呢？

你覺得無聊，而且精神不支，這都由於心理上起了變化，我除了給你鼓舞與勇氣外，還能做什麼呢？祇望你振起精神，打開目前的環境，那就好了。

我的近况亦復無聊，課餘多信步遊覽斷水殘山，但每看到美麗的景色，不免想着你，倘若你能伴我同享點人間清福啊！

新近天氣冷熱無常，我略感不適，四肢無力，頭眼昏花，略咳，似乎有點發熱，我怕萬一真病了，那怎樣好呢？

光顧，我真不免時常心酸，忙了一天，還得回家來管些極瑣屑的事。就在寫這封信時，一面有用在報告明天要買柴，一面瀛仙就靠着棹邊似要睡，但又不肯去睡。我的心已分裂成無數的塊，說甚麼偉大的事業，說什麼偉大的創作，一切都完了，是不是？

春假一天近似一天，我的心已飛到錦城來了。你的學校是否四月一日放假？

我決本月二十八（星期）首途返省。光明，請你不要離開，至禱！

現在用人已把賬算完了，瀛仙也去睡了，這間冷靜的屋裏僅留下我一個人，還有一個影子伴着我，此外便是遠處的犬聲和窗前的蟲聲了——多麼孤寂的情景！棹上的燭已流了不少的燭淚，我的淚彷彿也流了許多，不能再寫了！就此打住。

惟建致念 三月十八日夜

第五信

光明：

今天上午盼望你的來信，直到午後纔得着，我是先憂而後喜的。

你說我作書每多悲語，這不能怪我，因我的遭遇逼我踏上了悲觀一條路。光

明，請別責我無病呻吟。

今晚飯罷，信步門外一遊，但見荒墳疊疊，使我悲從中來，淚不自禁，不知間想到李義山的兩句詩：「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做人原是這麼一回事——直等作繭自縛耳！

頃獲友函，中有數語：「……足下久獨喪神，恐非死者之願，如有機緣，何妨就地取材？宋人詩曰：「薄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此言雖俗，近於達者，故爲足下誦之。」光明，我當然感激這位友人的厚意，但我是個「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的人，關於此事，又那能如此易舉呢，我縱有心於此？

光明，你的課務甚忙，善自保重。入春天氣，最難將息，早晚尤須留意，千萬，千萬！

前書道及校鬪猴君，亦即古人愛屋及烏之意，光明慧心，當知我意！如暇，尙望代備果餌飼之，聊表寸心云耳。

春假在即，我定廿八（星期日）動身，光明，我打算給你帶點糖食，好不好？

現在桃花漸殘，我們雖不能共賞，但我之愛桃花遠遜於我之愛梅花，因前者不及後者之清高瑩潔——不過話又得說回頭，假如你愛桃花，那我也自然愛了。昨天同事請飲，我僅至酒酣，忽然想到臨行時你對我說的一句話「保重身體」，故而未醉；要是在平常，我早就頹然一醉翁了；因爲在醉裏一個人可以忘却往事，飄飄然大有羽化而登仙之概，何等瀟灑美麗！

每致書於我光明，語多悱惻，詞多悽惋，根性如此，難於勉強，尙乞光明憐而恕焉。良晤匪遙，伏維眠食清吉，不盡欲陳，草此即請

納福

惟建致意 三月二十二日燈下

第六信

光明，光明：

昨夜歸來，心中難堪達於極點。晚間頻頻醒來，胸間絞榨不已，可謂生平最痛苦之一次。光明，我毫不見怪你說的一切，我所憂慮的是我們的前途已經在你心中起了一層雲霧，如你說的：「惟建，我們的會晤固然幸福，但我總有一天對你不能再親切時，恐怕也是我們最不幸的日子了。」從這話所蘊含的意義看來，自然是我們終久會演一幕悲劇的。照你的意思着想，最好「至此止步，」因為「此路不通」了；但是光明，以我看來並不如此；我以為人與人之間每經一次懷

疑，必更增一層信任，你之由垂青於我而至疑懼，本是極平常的事。因為你對我愈好，所以疑我也愈深。假若我在你心中未曾佔最高的位置，那你又何至生出這許多痛苦出來？光明！我告訴你，我的性情極像一條流水，又似一片行雲，飄動非常。唯其流蕩，所以才有他的活潑與風緻；但你認為這種性情無異飛絮飄萍，太不可靠。不過你得清楚流水和行雲有牠的天真，有牠的純潔，祇要兩岸能限制着，太空能包容着，那麼，流水行雲自是人間最可貴的東西了。光明，我的根性本太飄忽，難於捉摸，忽而莊重異常，忽而輕浮極端，這樣的人要求世人諒解，未免太難了。光明，世上最可珍的東西是什麼？是不是得到一個人絕對重視與體諒？我之對光明慇懃不捨者，正為此也。不料你昨夕會說出你的朋友的那句話，本來這種有也不過如此，無也不過如此；但是你把我比喻成某作家，且言文人無行，不亦令人涕零耶？光明，我當時簡直要哭起來了；但我用極大的意志將

這幾滴不值分文的淚又壓抑了下去。

回憶廬隱逝世，忽焉三載。在此三載中，我是孤單的，但我很可不必孤單，因為我的內心在那裏作主；一面又要顧慮着靈魂的寄託。這話未免太迂，但在我是不肯輕易放過的；所以這幾年來東不成西不就，即以入川這一年當中而言，試一探聽我所結識的朋友，又是些什麼人呢？我無時無地不是潔身自愛的。光明，你自然是個活潑的人，待人接物都很大方，而我不但不說這是水性楊花，反而說這是你最可愛的地方，最乖的地方。

光明，說來也可憐，我是個守身如玉的人，但外人的批評不外說我如何的浪漫。我現在任他人去說，又何必定要求全人類的諒解呢？不過所希望於我敬愛的光明者，即是不要人云亦云，而能另眼相待。

至於我們的將來，我絕不願意有絲毫勉強，任其自然；但願我這番純潔無疵

的心能質諸天地與光明而無愧，縱紛身碎骨，亦無憾矣！

光明，我望你一切都看得雪亮，就爲求你這一點，所以才草草塗上這幾頁信箋，即使我們的緣分僅止於此，我們的精神仍是默契的。

你的身體因我的拖累而感到非常的疲憊，敬請今明兩日好好休息一下，後日當再函邀，一吐積愆。臨紙不盡言宣。

惟建淚和墨書成 四月一日晨

第七信

光明我愛：

后子門話別，我是含着淚的；外東上車時，我也是包着淚的；光明，我是深深感到離別之情，我是深深感到人生最可貴的是一顆熱愛的心，祇要我有這麼一

顆心給你，同時你也給我這麼一顆心，我便一切都滿足了！

汽車一段一段的把我載遠去，好似我們之間的一條感情的線愈牽愈遠，這時真可說是我的柔腸寸斷了。

昨日午後一時抵此，途中顛簸異常，灰塵甚重，進城時頗覺腰酸背痛，但我總無心上課，我很想立刻整裝返蓉，能與我愛一處，多麼美好，多麼幸福；可是話又得說回頭，這學期無論如何是要幹下去的。好了，我們暑假再會，暑假，那個如火如荼的暑假，那個引人入勝的暑假，那個終身難忘的暑假，將於三個月後來到我的面前，帶着我的愛，我的光明。做人有了一點希望，縱有千劫萬難，我亦將受之如飴，你說是不是？

第七信

我想來想去，真是太幸福，太是天之驕子了。有這麼一位又高潔又玲瓏又聰明又熱誠的光明愛我，這份愛是上帝賜予我的啊！這一切太美麗了，這宇宙，

這人生，全是溫柔，全是智慧。光明，你是上帝遣來彌我遺憾的，使我半僵的身體和軟起來，使我已死的靈魂從新活躍起來，總之使我在嚴冬中獨能感到三春活潑之氣，這種恩惠，我必銜環結草以報。我慈悲的光明，怎能對我幾度懷疑，而且屢對我說「惟建，你別騙我，你別對不住我？」光明，光明，我此身此心無可言者，祇有將全部感情放在可敬可愛的光明身上，不但今生如此，來生如此，再來生亦如此。

我愛的人，我吐了這段話後，心裏多麼舒適，似乎一個病人在極高體溫下得了杯冰涼水喝一般。光明，你當能了解我的心情。我是飄泊者，我幻想這飄泊生活不久就能結束了。

你身體本已不強，加以工作繁重，務望爲我而保重，因爲你愛我，就該愛你自己，要知我是愛你的。

給我回信，請多寫些，祇要是你寫的，我都珍藏起來；比如說，你可告訴惟建你最近剪了髮臉上生了一顆肉粒，腳上長了一個雞眼都是好的。光明，再談吧，祝你

努力加餐！

惟建 四月十九日晨

第八信

光明：

抵此曾作一快函，諒已收到。我想本週來定有一封回信的，愛，請別使我失望。（即使是斗大的字不滿一頁，我也是高興的）

我走後，你會幾度把照片拿出來看？我呢，已不祇一次凝視過你的玉照了。

白天看過了，希望夜裏能夢見。我始終後悔把你送給我的那隻麵包青蛙吞在肚裏，不然我又得做些迷人欲醉的夢。現在我祇有去尋那個難忘的夢！是的，尋夢，尋夢，就在這尋夢中，我感到人生的甜蜜。

今天揭開日曆，正是廢曆三月十二，我想起你的生日是在十四，特意寫這封信來祝你的幸福，來慶你的誕生。這個三月十四是個偉大的日子，它產生了一個偉大的人物。更幸的是這個偉大的人物，眼看就要踏入我的生命裏了。上帝又是多麼仁慈喲！他不單創造一位天使，而且把這天使投入我的懷中，我祇有萬分感激他。啊！三月十四日！光明的一日，聖潔的一日！

愛，你愛我，並不愛我什麼，你決不會說愛我愛哭，也決不會愛我年輕，愛我容貌，愛我會說話，愛我頑皮，愛我活潑，愛我會塗上些歪歪倒倒的文章，愛我小有才氣；我想你不是愛我這些。你之愛我，是沒有理由的，祇因為愛我所以

愛我，這種愛是脫俗的，超越塵世的，簡直可以說是人間一個奇蹟。我的愛，我將如何感激你呢？

因為我愛我的愛，所以我也愛這三月十四了。愛，我沒有什麼送給你的，我不能像一般人贈你一點甚麼禮物，我祇是把我這一生的精華——愛——雙手捧給你，睜着一對大眼求你接受。

我的愛，我的心，這滿紙的愛，未免說得太多——太多又何妨？不過我也會在沉默中悄悄的愛你。

祝你

永遠過着愛的生活！

愛你的惟建上 四月二十二日

第九信

我愛的光明：

今日上午下課後，會到門房詢問有無你的信；午後雖然沒課，我又到校去作二次詢問，果然得着一封美滿的來書，我的心充滿了愛和美。光明，你給我的已數不勝數了。我這腌臢皮囊無法報答你，祇有這顆赤誠的心敬獻於我女王脚前，請收了吧！

明，你高興時一人獨唱，憂傷時淚珠潸潸而下，我亦時常獨坐斗室，引吭高歌，歌到涕泗橫流。我的淚不是悲哀之淚，而是樂到極點所迸出來的淚，并且在我唱到夢中情人一曲時，我能想像你靠在我椅邊凝神諦聽。我越唱越起勁，好似全身血淚都要從口裏吐了出來，這股詩的奔放，祇能於我倆情愛中尋覓，縱有

他人海角天涯的追求，恐也不得到我們這一點兒靈性的感應。

光明，你的前途請放心，十二萬分放心的交給我。人間世俗的美滿，我恐不能給你，但精神的生活，戀愛的熱忱，我是可以給你的。誠如你對我說過，浮生六記的愛是令人豔羨不已的，是世上獨到的，我正希望我們更能超過他們那樣的愛。光明，同時我們都能同登壽域。說到這裏，你自然明白了，在書信中，在言談裏，我屢次求你保重，保重保重……。吾愛，你說你只有一顆赤子之心，已經給我了！的確給我了；明，我亦將全部感情獻與你了，并且我還準備我們來生的遇合。啊！這世界，這人生，又是如何可愛呢！

這幾天細雨綿綿，已不大看見橋頭麵擔子，所以我沒有吃。說到甘蔗和糖食，是時常替瀛仙帶的。光明，你真細緻，替我想到我的生活情況。是的，白天因忙於上課，忙於回家吃飯，忙於料理這樣那樣，時間尙覺易過，但已是十分孤

寂了。等到崦嵫落日，黃昏中滿了蝙蝠的翼影時，我的心頓然冷靜下來，漸漸沉墜，墜入苦悶孤單相思的時間，墜入流淚的時間。不久室內燃燭，靜寂的壁上映出一幅朦朧的影子，這便是我們天之驕子的末途，離開他的愛他的戀，在荒村破屋裏，在百無聊賴中，做他半殘的春夢。光明，請別認我爲悲觀。正因我愛你過深，所以念你也深，對於這段離別的生活，實在有點受不了，——但也「無礙」。轉眼便是盛夏，誰又能想像我整裝返省時那口邊一抹微笑呢？我夢想總有一天我能立在你的床頭柔聲呼喚：「光明，起來了，時間不早了。水已打來了，就要冷了。今天你還是穿皮鞋罷。不過較昨天的氣候要冷些，請多加一件衣服罷。光明，光明，起來了，我們同到外面去看鮮明的晨景。」這一點希望該不是幻夢，該不是奢望，我想我光明會給我的，會給我的。

朱先生笑我們通訊都用快函，這何足奇？一因望其速達，二因恐其遺失，

三因內容沉重，平信是載荷不起的。我的光明，我想以後仍用快信才對。

你說你願當我的小門生。光明，要知我要向你學的地方，正不知多少呢。至於文章的綴成，詞句的修飾，那種雕蟲小技，不值一談。瀛仙說你叫我也叫「爸爸」，而我叫你稱××，我又滿意了。這個大概「無礙」吧。得暇，時惠數行，慰我遠懷為幸。

你的老師惟建書於燈下 四月二十四日

第十信

光明：

滿紙愛字和床頭語那兩封信，諒已先後收到了。

昨天趁久雨初霽，惠風和暢，我約友人並挈小女買舟溯江赴暢園一遊。暢園

雖屬名勝之一，但已破瓦頽垣，了無人跡。富貴家中落後一種慘象，使人不忍卒睹。光明，我又起了幻想，幻想我倆將來能於山明水秀之處，結椽數間，明窗淨几，花香滿屋，補讀生平未讀之書。夜闌人靜，共賞月華，把酒談心，屋外雖冷風習習，但我們屋內有的是春光，心裏有的是熱情，在人間成爲一對煙火神仙，光明，你說好不好？暢園之遊，使我加倍惦記你，尤使我快意的是在舟中仰臥，看天上飛雲，聽船頭水聲，遠處隱約微聞漁歌，我的靈魂悠然神往，怡然自得。光明，我知你善繪事，我又會寫幾行打油詩，你何妨搖筆把這種美景畫出，我便在畫上題詩？

昨夜在床上翻閱浮生六記，至淑珍血疾逝世一段，今晨醒來，枕邊獨淚痕斑斑。我想俗語「恩愛夫妻不到頭」，確是經驗之談。從書中看來，知作者姓沈，字三白，名則不可攷矣。女姓陳名芸，號淑珍。你看他們的愛是很純潔的，而

且彼此都敬重彼此的人格。正因如此，所以第一章所記闈房樂趣，已非人間生活矣。但命運弄人，造物多忌，以是有坎坷一記，此乃人生最痛心的一節。

光明，我希望我們不至干造物之忌，而終生美滿。不過我有點小意思，就是三白遭了鼓盆之憂後，後便納了妾，這確不對。因為他既對淑珍情篤，便不該有此舉動，他很可在回憶的甜蜜中將殘生度過，是不是？

這幾天吃甘蔗的時間特多。光明，你還記得少城公園裏晚間吃甘蔗的樂趣嗎？這印象至今猶藏心坎，所以我每每有人在吃甘蔗時，眉宇間不時露出微笑啊！

大約是在前晚吧，我夢見你在人叢中挽着另一男子昂首而來。當時我正奔赴我們約定的地點相會。我一面疾走，一面有許多朋友在阻攔我，希望我和他們去耍，但我拋下了一切，仍想按時與你聚會。不料在十字街頭，你走了過來，

並非來迎接我的，而是同其他一個人手挽手去尋歡。我痛苦極了，心一急，便醒了，方知是個夢，然猶怔忡多時。

另一回我夢着我們快樂非常，花好月圓人長壽，我歌頌你，歌頌愛，歌頌人生，歌頌世界，同時我跳舞起來，忽然我的用人老林喚我起來上課去。迨到醒時，心中若有所失，因憶太白句：「唯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光明，不知你近來亦有此等夢否？

光明，光明，我欲向你吐的情緒不知凡幾，這草草幾行焉能透出一絲一毫？不過在我神魂遊蕩時，握管疾書，心中好像卸了一個重擔，——感情的重擔——似的。

光明，光明，光明，你的惟建的身體感着十分不安，這不安非藥石可以奏效的。光明，我聰明的光明，你該明白了吧？

光明，你看這封信的字跡何其潦草，便知惟建的神經是如何的緊張。

案頭日曆已報四月將畢，五六兩月轉眼即過，七月暑假，我必返蓉。此心此情，至愛如光明，諒能察之。

此函時作時輟，三次之多，勉強書成，寄我光明。務望吾愛時賜數行，要知我常至學校探候瑤箋也。

餘不乙乙，即請

努力加餐！

惟建上 四月二十九日

第十一信

光明：

……連接兩書，我的快樂真難以言語形容。並且我此次返資，共得到你兩個笑，一個是你裝着大人的口吻叫我不要和瀛仙爭糖吃，說了這話你自覺好笑的那「一笑」；一個是你說寫此數信無經驗時的那「一笑」。這兩個笑我已珍藏在心坎裏了。

在你生日那天，你會盡量歡樂，正合我意；雖然飲了酒，但未至醉，更合我意。啊，光明，我知你是爲我而保重。我呢？也當爲愛你而自愛，即如來書所謂「愛己卽是愛人，愛人亦須愛己。」

你父親問你的話，你不能答覆，我想我也一樣不能回答，雖然你不曾告我是些什麼話。

光明，光明，我們的相遇，原非俗人所可比擬，我們的將來，我希望不至因俗人譁議而告終。我早已三番兩次告訴你了，我沒有別的榮華富貴給你，我有的

祇是這一個活潑的身體和一顆赤誠的愛心。

來書詢及文章，內心殊愧，因至今猶未提筆也。於是即刻從箱中檢出稿紙草成一篇題名『我的意中人』，因為環境囂張，心緒不寧，一篇短短的散文竟花了六七小時之多。脫稿以後，自讀一過，又多不滿，我怕我的文字前途會就此斷送了。光明，我想我這一生大概是毀滅了，承你鼓勵我努力事業，勿以情感忘了大志，我很感激，三生的感激；可是我的環境與遭受又是這般惡劣。啊，至慕至愛的人兒，你將何以慰我？『我的意中人』雖不說是甚麼文章，但總算是我對你的傾慕和了解，今番寄上，並望保藏，因我手邊並無底稿。

光明，我的心我的口我的手，雖是一致的愛你，但我想人生一切都是一個緣字，有緣自然成就，無緣終屬幻泡。我們的前程除人力外，最後決定，尙待諸天意，是不是？

現在雨落不止，但我仍要進城把這封信投郵才是。即頌

快樂！

惟建手書 五月一日晨

第十二信

書成未發，又奉四月三十日手翰，急急拆開，未閱畢時，已心花怒放了。光明，你怕我生病，這是多麼柔情啊！但我在此十分安康，除有點相思病外，一切都是好的。你又說久未接到我的信，這却不然，因我於上週會兩寄快信，莫非郵局失遞，莫非你校有人竊去，我實在不懂。請詳告我，以便查詢。

光明，你的人生現已因我的關係而變了。從前你感到世界是灰色的，現在你却以為一切都是可愛的緋紅色的；這使我高興到極點，不過我新近也覺會增加了

無限的生之勇氣，這是誰之力呢？乃我至愛的光明之力了！我感謝你，萬分感謝你！

爲了我的緣故，你已犧牲一切。光明，你能爲我如此，我亦將放棄一切，我亦將打破所有阻礙，並發誓給你終生的幸福與美滿。

可是我從來示中仍能窺出你對我的懷疑和顧忌，如何不令我傷感呢？前書中我已向你說明人間一切都由一個緣字而成。問我何時返省，我答覆說七月中旬。你願我們早日聚會，攜手同遊，我自然欣喜而且朝夕渴望有這一天。光明，你叫我東就東，叫我西就西；叫我遠遊重洋，我便去嘗披星戴月的生活；要我在你的懷裏打滾，我便在你的懷裏打滾；總之，這種權威是操諸你的手中，我惟有俯首從命而已。

你的像片我仍珍藏在袋內，總不會遺失，將來我返蓉，由蓉出川，在話別

中，在「執手相看淚眼」時，不妨另送我一張較大的。

來書談及你死的情形，光明，請別再作此等悲調，我的確不願你說這類的話，我願你快快活活的不發半聲嘆息。此復

光明

惟建復上 五月三日

第十三信

我心愛的光明：

前寄文一篇，書兩冊，諒已先後收到。昨日曾兩次到校，特意探問有無你的信；結果我是失望而返的，我想今天午後定有一封。光明，請別使我悵惘啊！

你前信說我們暑假中就此話別，我離川去飄零，你留守故鄉，替我報告一

些消息。光明，你要一掌把我推到十萬八千里外也可，你要一手把我挽進懷裏也可，我不反對——老實說，我也不能反對；本來這種事決不絲毫勉強的。不過，假如我隻身離川，我想我們的緣分此生已矣，其餘一切只得待來世了，不是？

你的顧慮很多，這不能責怪你，因為確是如此；好在我的光明感情理智都深，這些事你要用理智去裁判不妨，萬一要用感情去處理也不妨。至於我呢？已下了決心，你不棄我，我自然永不會棄你的；即使你有一天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理我了，在形式上我們雖然相隔萬里，或見了面視爲路人，但在我深心處還是戀着你的，祇是沒有什麼具體的表示罷了。

上面這些話本可不說，但既已說了，你可用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的態度置之而已。難道我還有什麼能力挽回你的決心，難道我還要耍一套把戲來強承你的歡

心？光明，我現在決不做作，決不修飾，擺在你前面的是一位純真的惟建，隨你如何便是了，我是無詞可措的。我的心有難言之恫，天給我一副雄心，事事想佔上風，但偏偏事事不如人，我祇好沉淪在悲哀的深淵裏，度過這段殘生，我祇好緘默的在黃昏中對着自己的孤影傷往憂來罷了。光明，你不必可憐我，這種本不值得可憐的，我希望你努方前程，便是光明，便是幸福，便是美滿。

望信如渴，請時惠數行，慰我靈魂寂寞。梅雨時節，乍暖還寒，諸維自愛不乙，專此即請

安康

惟建 五月六日

第十四信

光明：

頃奉大札，謂我前兩快函有點傻氣。我高興萬分。因我在你面前頂喜歡裝出老大哥的神氣，把你當作我的妹子看。其次，我頂喜歡你把我視爲一個頑皮的孩子。卽如你前信說到我似乎還坐在你的小皮箱上帶着很頑皮的态度叫一聲你的名字。現在你又說我有幾分傻，這無異你自居老姐子的地位，而以我爲你的小弟。啊，我感到難言的愉快。光明，你懂得這種心理罷。我又要問你「懂不懂」了，哈哈一笑！

今天奉到你這封信，更使我快樂欲躍的，是你問我將來希望我們的關係達到什麼程度，而且要我爽直給你說，好使你酌量辦理，免使我暑期中返省後失望。啊，這又是何等醉人的話，何等迷人的吩咐！這時我馬上想起前幾封信裏都寫着悲憤的話語的不是。但是此等悲語憤詞都緣於你會與我這類的信：「惟建，

你幾月裏才能回到成都，我很盼望你早日歸來，攜手同遊，數日後，你再到海
外去罷。我想我們聚也匆匆，別也匆匆，暑假你出國，我留守成都，好給你多多
報告故地的消息。」光明，請你自己想想，一個鍾情的人，得讀這樣的信，他
的心情又當如何呢？——或許我的光明故意作出此類語同他的惟建開着玩笑的
罷，或許我的光明要想來探探他的惟建的反應的罷。不過，一言蔽之，我是太難
受了。光明，老實給你說，我讀畢你這段話後，曾經閉目思索良久，結果長歎一
聲，眼前的世界又回到原有的黯淡了。從學校歸來後，在朦朧的黃昏中，我草了
十二首七絕，一抒當時悲哀，現在姑寄與你，讀後置之一笑可耳。

這十二首七絕，本說不上什麼詩藝，因我素無訓練，不過是短時間真情的流
露。前七首不外往事的追憶；第八首敘我幸而認識你；第九首說我的青春重新回
來了。並且我們不時有書信往來；第十首述我希望我們能共同享受人生的幸福；

第十一首不幸我們乍合便得乍離，雖然情猶未盡，興猶未已；末首說我將來在海外的孤單與相思。光明，請別動氣，這祇是一時的感情，不能算作我的衷心語，至於晦澀欠通之處，尙望高明如我光明者教之。

以上這些話，算是對於前次幾封信內容的解釋，此刻讓我來答覆你叫我「來函直說，我們將來要到甚麼程度」一語。說到此處，我的心有點急跳，手有點抖顫，臉有點發燒，我有點不好意思說。但你又叫我直說，祇得鼓起勇氣坦白說出来了。光明，我希望我們能同住，終身不離半步，組織一個美滿的家庭。我要佔據你的身，你的心，你的一切；我也要你佔據我的身，我的心，我的一切。我的靈府裏有你，你的靈府裏有我；我的血液中有你，你的血液中有我。我們能够白髮到老，將來永別後，再作來世緣：這就是我的渴望。光明，萬一你不給我以滿意的表示，那我祇好拋棄你會給了我這一分愛情而另踏上一條人生之路了。

光明，話雖說了，一切尚得由你決定。你愛我很深，我私心欣喜，感謝不
過。你的情形很複雜，這類事我又不能幫忙，萬萬求你酌量辦理。光明，我實在
有些怕你的家人和朋友呵！你的哥哥們如此多，你的朋友們如此關心你的事情，
他們的一言一動都足致我死命，即使你自有主見，亦可使我難過。我確有些怕那
些與你有密切關係的人。

昨天正在這種怕懼的心情中，忽然接到一封怪信，信封上僅有幾個字是你的
筆跡，信的內容全是生人的字。這尚不足奇，猶有甚者，是問到貴陽方面的事。
推其用意，在打聽我家的根底。光明，請告訴我這是怎麼一回事，以便下次答
覆你。

書至此，聯想到金河街烈士夫人的神氣，她曾對我說了許多羅家女子的長
處，又說了許多打抱不平的話，又稱讚我許多好處。呵，我又回憶公園裏從遊餘

小食之軒望下看見了你二哥，那肥胖而有老成持重豐度的二哥；還有從花會歸來時在新西門遇着你的七哥，英俊的七哥；我又想起你有次給我說你的四哥就要搭飛機回蓉，這四哥，我未一面，不過我總像中他是位文武兼全的人物。此外是在小園地與你的妹子同吃了一頓飯，她沉默不語，神情異常老氣，不知她對我做何感想。呵！還有你的父親，他的老人家德高望重，活了這大的年紀，對於女兒的事又那麼關心，不知他一面理着銀鬚，一面問他的女兒一些什麼問題。唉，我此時的想像又是如何的豐富呵！竟想起你母親的幽靈來了！她老人家雖已昇了天堂，但對於愛女的大事仍無時或忘，她又作何種觀察何種感想呢？光明，光明，我真心愛你，但不免有些怕懼，這本來是事實呵！

這封信一寫就是多頁，多頁仍不能寫出我的意思，好在再隔一兩天我又要給你寄信的，不妨暫此住筆。

草思相

近好

附呈七絕十二首，不暇調叶平仄，以博我光明一笑。此請

惟建敬上 五月八日

呈 光明一粲

三十年華彈指間，半生潦倒事多艱，我本愚魯一狂者，那堪再學李謫仙？
坎坷命運苦途窮，極目神州悲蒼穹；小院黃昏一孑身，猶有嬋娟照梧桐。
滄桑世變縈夢寐，無端高歌無端醉，亙古浩劫萬古愁，階前滴雨伴人淚。
飄零生涯何時了，浪跡萍踪誰知曉？叢葉好棲息，幾生修得作小鳥。
行雲流水一詞人，最愛明月與繁星，可憐世人多不解，誣言多情是無情。
往事東流淚痕中，三年禪心色相空；蓬島仙山非我分，杜鵑聲聲泣血紅。

夕陽羣噪一荒墳，散髮放聲哭孤魂；聞來垂釣小溪畔，悠忽乘舟弄彩雲。
感時傷春返巴蜀，柴扉野景映苔綠。紅塵未破墜情網，新交玲瓏美如玉。
槁木死灰逢三春，一灣靜水復粼粼。多謝知己殷勸意，魚雁纏綿更頻頻。
收拾長歎且爲樂，談笑橫生對君酌。自是前生未了緣，何妨伴我恣歡譁。
相逢匆匆離匆匆，紅燈綠酒話別中；多少心情多少恨，飛渡東海一夜風。
東海飄蓬君豈知，櫻花如火上青枝，良辰美景入愁懷，夜闌猶自憶仙姿。

第十五信

親愛的光明：

十二首打油詩似的七絕，你讀後有何批評？望不客氣的給我說。這幾天溫度很高，一早起床，寒暑表已到八十度，中午定在九十度左右，資中這地方似乎比

成都熱得早，我怕將來比成都還更熱。壁上日曆是五月九日，離學期末還有兩個多月，我心裏真有些熬不住了，歸心似箭啊！

我每天到校，看見田裏全是蓮花白，但因天旱，所以不肥。老實說，以前我還不認識種在土中的是蓮花白，那天我的用人老林於無意中告訴了我，我異常驚訝，因為這確有點不像；你瞧它們一點兒不會把葉子捲起啊！昨日我經過田間，仔細一看，呀！原來已經捲了一部分。我想一個人心裏所包藏的愛，亦如蓮花白之能捲心，它們捲得如此緊如此密，正如愛情悄悄的隱密的藏在心裏。光明，你的妙就妙在心裏，你心的妙便妙在蘊藏着一腔熱情，一顆愛心，我願你的愛不洩漏出來，不被人探去——除了我。

還有就是我的住屋後有一家農人，他們有一匹牛，那又大又重的磨子便由這牛每日推動。當我還在夢中，磨上已發出軋軋聲，使我驚醒了。前幾天，我借

小女去看到底是怎樣回事。我們立在木欄旁，看見一匹瘦牛，眼睛被蒙着，一個小女孩手執長鞭在後驅使，一個中年婦在磨穴處不時注進穀子，這可憐的牛便在繞圈子的工作中將一生消磨了。光明，我想我們人何嘗不像這匹牛呢？就我一人而論，天天走那必經的路，天天教那必教的書，天天做那必做的事，走來走去，教來教去，做來做去，仍是爲他人作嫁事，自己的身，自己的心，毫得不着一點舒貼，這便是一般的人生。我希望我們的生活不至如此死板，如此平凡，如此空洞；我希望我們另闢一塊樂土，另尋一條幸福之路，光明，你說好不好？

前寄長文和詩，雖然流了我不少的汗方才寫成，但這還不算什麼，而且我甘願在苦境中替我光明工作，不過寫長信時，我吸了三支煙，草「我的意中人」一稿時，我又吸了四五支；作絕句時，大約又是四五支。我又不聽你的話了，你不曾叫我吸煙，即使吸，亦不可過多，現在我一連吸了這許多，怎對得住我的

愛呢？我求你原諒，唯一的理由，就是我在寫文章的時候才吸，平時已不大吸了，你能不能饒恕我呢？

現在棹上有麵包可吃，要是你在這裏，我定會問你：「光明，你吃不吃？」你的答覆大約是：「我不吃。」（這三個字又說得快，又說得乖。）再看那椅上的餅乾筒裏有糖菓，假如我又說：「光明，你吃一點罷！」你定會很快的答道：「我不吃。」（一樣的說得快，說得乖。）等我正要學你這三個字的聲調時，隔壁屋裏已發出「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吃」的聲音了——原來是瀛仙在學他爸爸所愛的人的腔調，於是我的光明用撒嬌的音調說：「我不來了，你們父女二人這樣欺負我，我不來了。」這又是多麼美麗啊！

你近來做了些什麼，可以告訴我嗎？這時書局請吃飯，飯後，我想帶女兒去作來賓後第一次娛樂——看電影。再談吧，我親愛的光明。

最後，我要說我很希望早日回成都，能朝夕與你相見。

惟建草上 五月九日午後

第十六信

光明，我的愛人：

頃接朵箋，欣喜無極，因此乃你與我通信以來的第一封長信，而且內容是那樣溫柔多情，我心裏充盈了無限的快樂。真的，我讀了這封有價值的信後，似乎覺得你給了我一種生活的勇氣，一種人生的意義。光明，我感激你，至於墮淚，同時我又恐怖起來，正如前次上書中最後幻想着你的家人時所生的那樣恐怖。我怕我們的美夢將因各種阻礙而成泡影，我怕我們終生祇能做美夢而不能實現我們的理想——直到我們走入墳墓那一天。我的心此時微微生了悲感了。

何以說微微生了悲感呢？光明我唯一的愛人，我想這些事實本可使我們的愛情斷了生機，眼看你去尋你的前程，尋你的終生幸福，而我也不能不另求寄託之處。呵，這多麼令人隨時痛心啊！不過，這兩天來我確有些魂不守舍，有點神經變化，對於這問題在思慮，由思慮而恐懼，而痛苦，直到此刻執筆時，我又有點新希望了。我的悲感從最高點落到最低點，可以說是微微生了悲感而已。這原因很簡單，我給你說罷：我相信我們是互相傾愛的，因之，外界阻力愈大，我們情感愈濃愈深，此其一。我相信我們都是聰明人，對於各種問題，定有辦法去解決，此其二。我相信你父親雖與我無一面之緣，（最多在黃昏時幌眼看見了一面）但祇要有某君幫助，大致不會以我爲下里巴人，此其三。這三個理由並非虛語，乃是實情，大約不至使我們失望。不過，光明，我們的前途荆棘還多着呢。我覺得我現在正踏着人生荊榛而流血，雖然可哀，但是我最明白這是達到人生幸福

必經的途徑，所以我仍鼓着勇氣毅力與希望。要知道，一個痛苦兩人分受，已非痛苦了。光明，來，我們互相提攜，去鏟除目前的困難罷。

我致某君書中有這樣的話：「把酒話別，忽焉匝月，每於朝風夕雨之際，未嘗不神馳左右也。弟居此恆苦寂寞，書無可讀之書，人無可談之人，除授課外，獨坐斗室，孤燈朦朧，孑然一身，顧盼稚女，形影相憐，往事誠有不堪回首者。嗟乎××，尙有何策以慰其落寞耶？」光明，此信意在言外，將來我自然會更說明白些——哦！假如我此時在成都，那又是多麼方便多麼容易呢！不過，今天已是五月十幾，離暑假僅兩月，一切待我歸來再進行如何？

你常出外遊玩或看電影，我很高興。至言惜無名人同往，這却不敢當。總希望你多多散心，多多尋歡，暫時我無福陪你，但你心中定已帶我去了的，正如我在此，無論說話，走路，枯坐，睡眠，飲食的時候，你的影子總隨在我的心裏。

瀛仙在此身體較前更健，飲食也增進不少，只是好久不進學了，不免同隣居羣兒混在一處玩。我很怕她學些不好的氣習，但我又無法制止，因為她的確乏伴，太孤單，太可憐了！有時她隨着同住的張太太進城買點零星什物或吃碗牛肉粉，回來說，又是多麼得意洋洋啊！不過大多時間，她仍在家裏等我回來吃飯；當她一眼望見我還在田中阡陌上行走時，便連叫帶跑來迎接她唯一的親人了。這情形可愛亦復可憐。光明，我的心情實在難以言語形容啊！承你問及她有無衣服，目前還有穿的，請我光明不必惦記。

我一切都好，祇是不能十分安心做事，每晨起床，第一件最稱心的事便是撕日曆一張，我總是含笑去撕的，這時我的心似乎在說：「無情的時間，你把我們倆分開，但是我天天要來扯去一張，這便是我們相見的日子更近一日了。」

光明，請多給我寫信，再談吧。末了寄語

珍攝，順頌

納福。

惟建含笑捧呈。時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也

第十七信

今晚兒蔚藍的天空中祇有一彎新月，這新月使我想起了你，想起了你的眉，有如這彎新月那麼秀那麼美；我凝視，凝視，竟至發癡了。光明，我覺得你似乎從遙遠的天上在招呼我，我很懂得你的意思，你這眉意我太懂得了。你是在說：惟建，我知你愛我，但我亦知你知我愛你，我們的愛有如海之深地之厚，我們雖暫時異地而處，但終會結合的，因為愛這東西，是人生的神祕，能超過空間時間，縱有千山萬水隔絕着，我們也會攀過山涉過水互相握手。

還有那無數的繁星不斷向我擲眼，尤其是西邊兩大顆的，你看他們閃得多麼靈動多麼乖巧。啊！那便是我的光明的雙目從無限的天空中正向着她的人兒眼語。她說些甚麼？我很了解，可是絕不告知第三者，這種話只有我倆體會，旁人是不懂的。光明，你萬想不到你的一雙秀眼今晚竟飛到蒼穹盡意恣情的與惟建議心。我更明白這兩隻星眼有時會笑，甚至發出笑聲；有時會哭，甚至淚珠滴到我的心坎；有時會怕，甚至作出驚惶狀；有時會疑，甚至發出微微的太息；總之，我是太了解了。

哦！再看那些雲彩，有的濃，濃如密；有的淡，淡似水，何嘗不像光明的長髮，時而掠過眉梢，時而拂過眼角，一若情不自勝，有無限溫存，無限殷勤，無限纏綿；我立在小院裏仰頭諦視，我感覺得光明的髮不時在我眼前晃動，我驚忡欲狂！這便是今晚的雲，濃的似在用熱情緊纏着我，淡的似在用理智把我推開

——但祇推開一點，不久又糾纏成一塊了。

光明，這新月，這繁星，這雲彩，點綴着今宵的天空，顯出異常的真，柔，美。這四月初的夜又是何等可愛，可愛得彷彿天地非人間了。光明，我愛今夜，因為我愛你，你在那裏呢？——新月，繁星，雲彩，便是你的化身。

夜闌人靜，夏蟲催眠，而我仍捨不開，睜着一雙大眼，望着滿天的情意。

祝你

晚安，我的意中人。

惟建 五月十四日晨

第十八信

明：

你把我說得太好了，比我為雪萊那樣可愛，我異常慚愧，異常感激。本來雪

萊是古今中外人人所崇拜的詩人——尤其是女性——因為他又靈巧，又多情，又漂亮。不過，明，在任何方面，我都想當這位詩人，而在命運方面，我却有些不願：你知道雪萊三十歲便短命了，並且死得那般慘——溺斃於意大利的海灣中留下一位聰明的寡婦，瑪麗，還有一個孤兒。明，我確不願有這種結果。

雪萊的詩長於抒情，那些如珍珠般的詩句已是千古不朽了，我現在錄一首他的情詩寄你，詩名印度的夜歌，算是我的拙譯，請不要見笑，原文之美超過譯文萬倍。光明，何日我們才能並肩而坐，同讀這類名著呢？

假如你問我為何單寄這首詩與你，原因不深，一則這是情詩，二則承你比我有雪萊之詩才，三則前書中我會說在小院仰望太空，發現新月是你的眉，繁星是你的眼，雲彩是你的髮，當時我很想光明的屋子若是離我近些，我定會悄悄走到她的窗邊低語，這夢想頗似這首印度的夜歌。

你說我給了你生命的源泉，這我承認；但是我也得說，你也給了我生命的原素，一顆摯愛的心。除了感銘肺腑，一切客套話都是假的。我們的心情相同，我們都在彈一個調子，我們的生，無論一念一語，一喜一笑，一憂一哭，一唱一歎，一動一靜，都發自同一淵源，還有什麼不和協不美滿呢？我萬分相信你的生會開出無量的鮮花，結着無數的美果，我的生因你的關係也會豔麗起來。

說到暑假後是否仍在川作事，經過縝密考慮後，我認爲不必淹留此地的爲佳。誠如所說，時光催人老，轉眼頭上便添了幾重霜。我的意思還是緊緊抓着青春，從大處着眼，努力更大的事業，更遠的前程，聰明的人兒，你以爲如何？如以我言爲對，請你也來同我去奔赴我們的將來，因爲我相信我們的將來是充滿了青春，幸福，與偉大。

漫漫的時日真不易過，加以溽暑苦人，據說本期因種種困難恐得提前兩週結

東，我又樂了。「天易見見伊難」別時容易見時難，「明，你亦有此感否？

瀛仙在此，一切如恆，惟鄉居日多，面部略呈黑色，亦健康美之一。昨晚我獨自高歌，惹得她說我又發神經病了；但是我決不與她爭糖吃，請放心。此時我在想你將來要給她買個什麼樣的洋囡囡，該不像你一般可愛。

惟建候上五月十七日

第十九信

我心中的寄託——光明：

頃得手書，知悉一切。今天校課甚多，且氣溫已達百度，但我還是要一面汗流浹背，一面來給我的至愛者寫幾行，方才心安。光明，你說我已一禮拜沒有寄信與你了，這確有點驚人，我真有些不解。現在書箱內還有那許多快信憑單呢。

不過，你這十四日夜十二時半所寫的信，（信箋信封都是洋的，并各有楓葉一片）雖然儘管抱怨說我一週未與你作書，使你天天伸長頸子乾乾着急，這些話何等多情！我想或許你僅有兩天不會得信，就過甚其詞說一週，目的要我天天發一封信——光明，你老實說，是不是如此？但是明，我這幾週來都是每週給你三封信，大約在星一、四、六、三天上，你可在信封上看看郵局所蓋的印戳便知。

光明吾愛，我真有點詛咒時間了，掙扎了如許久，還祇在五月裏啊！那六月七月又是多麼長久，多麼倦人，多麼難熬！我縱天天執筆爲你作書，時時執筆爲你作書，尚不如與你一面啊！

這筆，這墨，這紙，何等無聊，乾燥，死板——可是除了寫信和接信外，還有什麼其它更好的辦法呢？只有仍是多多給你寄信，同時希望你多多寄信給我。

我的心，我的愛，我的明，我的河，我的熙，——啊！真好笑，叫了這般多

名稱還不是一個人嗎？啊！我太想你了，你的聲音容顏舉止，隨時在我的周圍，隨時伴着我的。離別之苦，相思之苦，來資，別無所知，此般苦味嘗够了！我無論如何下期不願再過這種生活了，——講起以後的一切，誰又知道會演成一個甚麼局面？唉！天曉得。

而且這幾天偏偏如此熱，有時下午還有課，午餐本可在校吃，但留下稚弱的瀛仙，於心又不忍，祇得頂着赤日歸家吃飯，一身濕透不說，吃完了便得到校，連一口喘氣的時間都沒有。再說到黃昏和夜晚，更是難堪了！寂寞，寂寞，沙漠一般的寂寞。偶爾間歎一兩聲氣，只有自己聽，間或酸淚往上湧，只有讓它自己乾去——這類話且少說，多訴或能引起你一種悲感，於心又頗不忍。

明，我好，一切都好，請放心，千萬放心，祝

你也好。

你心中的寄託惟建敬復 五月十八日

第二十信

光明：

今天趁雨後初晴，涼氣爽人的時候，來給你寫封較長的信，諒你接到後定很高興；一則你願意見到我的片紙隻字，二則這是封長信咧。

光明，我現在弄成一種脾氣了，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想念你，恨不得飛到你面前，叫你一聲「光明。」等你問我要說甚麼，我又無言可說，只好再叫一聲你的名字；但這是個幻想，那裏有這種事實，於是於無可奈何中，我便走到棹邊，提起筆，展開紙，又來寫信與你。光明，以前在我國詩詞中，常讀着「相思」兩字，我想定是這類心境，你近對於這兩字了解到何種程度，該不至流了幾度相思淚罷。

我們相離數百里之遠，我對你的心情，你的思想，你的生活，你的一切，頗想知道。我想你對我的一切，也是很欲知道的，所以我每次得着你來信，總嫌有幾頁，或字數寥寥——其實，已經不少了。光明，我給你的信，雖然不算短，我猜你也是嫌它不够長，這是什麼緣故呢？不外我們兩人的生命糾纏一團，在這情形中，本應共同生活，但命運偏偏苦人，無情的使我們分離，因而對於彼此的一切總嫌不够。啊，上帝，何時才讓我和我的愛人永不離開，建成一座亙古未有的壯嚴的燦爛的愛之寶塔呢？啊，偉大的神！乞你大發慈悲，使人間這兩條小小的生命，能過着終身互愛的生活，永久協和，永久富麗，永久聖潔。我相信萬能者是愛護人類的，尤其愛護那些可憐的人們，對於我們這點要求會俯允的。

光明，你說我們的遇會有『緣』，一字在作祟，你說冥冥中有神明在作主。若說無緣，若說無神，那麼我們怎能相遇，而且一見如故。若說有緣，若說有

神，我們的將來似乎仍無何種把握，誰又能預料以後如何呢？這些話並不是悲觀，不過將來是悲是樂，是苦是甜，是憂是喜，還操在你手中，現在我不向上帝乞憐了，我得向你求恩，光明，請別笑我沒出息。

我住資已逾兩月。在這時期，雖常有信寄你，偶爾涉及此間生活與環境，但總非全部，不免枝枝節節，語焉不詳。而今我打算報告你一番別人看了絕不會感興趣的事。

讓我先說我在此的環境罷：

我住在資中城外，每次進城，入小東門較近，那麼也可說我住在小東門外了。所住的地名叫芋子田。我曾問鄰居這名稱的來歷，才知道從前附近許多田全種着芋子，後來大約因生意不佳，所以好久不曾種了，然而這名稱仍然保留着。我的住宅四周是田，前後遙遠處爲山，山皆不高，前山不知其名，滿植松

樹，可惜太小，不然，隨時可聽松濤了。其上有一寺，名潮海，中有幾座爛泥像，不足留戀。這山的下面有所巍峨洋樓，據說其中住着幾位工程師，專在此修築成渝鐵路的；附近尚有些住屋，不過都是矮舍茅屋，破爛歪斜，大都農民所居；山麓有一小路，石板鋪砌，勉強可通黃包車，但不能直達我的住處，因為其間尚隔着一片田地。田的中部有條小溪，其上有石橋，可容兩人并行，其下已無積水，假如天雨，溪中停了點水，便可聽見擣衣聲了，有時可見兩匹牛或三隻豬在那裏洗澡。離我門不遠，便是荒墳疊疊，這些墳既無碑，也從未看過有人來上塚化帛，大約都是一些野鬼。說到屋後那座山，便較有意味了。山名重龍，巔上亭台樓閣，曲折幽邃，闢為公園。附近有一泉，名君子泉，在斜斜的懸巖下，地位寬敞，可容百餘人，泉由地下湧，清澈沁心。可惜我運氣不好，適逢冰澗，未及一見。懸崖峭壁，滿刻佛像，眉目清晰，神韻弈弈，不知為何朝古

蹟。君子泉旁有一網球場，時有三五健兒，一顯身手。向左邊拾級而上，不久便是古北崖，崖上大書這三字，雄健蒼老，清人手蹟。崖下亂石縱橫，其大如斗。更前爲喚魚池，崖上亦有此三字，爲東坡筆跡，字甚大，筆法飄逸，毫不拘束，非東坡不能作也。其下有池，池素蓄魚，惜近來各地旱災，已涸，魚則不知去向了，更不能喚魚了。重龍山之得名，因有一大穴，中藏兩龍，一日，一龍他去，只剩其一，而今我們僅能看到大穴壁上所刻的一條龍。四周小佛像甚夥，別饒風味。山的東有一大碉堡，可容一連人，工程甚大，適在我住宅的後面，有山路可去。至於我住宅的左邊，也是許多田，也有一條小河，河水清淺，鄉人多飲之。田的那旁有一個私立盤石初級中學，校址儘管在，校牌雖然有，但早已未聞弦誦之聲了。他們說這學校因經費拮据，因此停辦。不過有時仍聽見一陣蚊蟲聲，趨步一看，原來變成一個私塾，一位冬烘先生駝着背，手持菸葉桿，鼻梁上

架着一副玳瑁眼鏡，坐在一羣爛糟糟的兒童中。可憐這些兒童便在「子曰」「梁惠王」「詩云」的叫聲中把最寶貴的光陰虛擲了，這私塾附近也有一座洋樓，不知是那個資本家的別墅。現在要說我住屋的右邊了。這右邊與我關係特大，因為我校在那邊，而且可看的東西較多，讓我說來。適才我已提起對面山脚下有一條石板路，順着這路往右邊，兩旁菜圃，偶有橘林，林內有些苦人，結屋居棲，約走上二三百步，在拐彎處有一所大洋樓。樓共五層，面積亦廣，乃資中唯一醫院，名宏仁，院內常停車輛，尤以早晨為甚，大概是門診時間。與醫院毗連的是個進德女校，教會所辦，房屋玲瓏，順地勢的起伏建築。學生不多，皆着童軍服裝，自然是個初中。我初到此間，與學校同人去參觀過，覺得很好。女校旁有一大石橋，兩欄全雕着龍，異常偉大，下面也是條乾河，橋旁有許多做小生意的，即如我會給你說過那橋頭麵，就有兩處。此外有甘蔗攤，花生攤，附帶賣紙烟，

不過全是劣品，我們吸了，喉嚨會感到乾澀。再向前去，便有較寬石路，可過兩車，不久便見一牌坊，上書寅賓橋，字很普通，大約指剛才我述過的那座雕龍的橋罷了。牌坊旁有數人家，多半賣花生火柴等雜物，其中最有趣味的要算那小酒篷了，篷下設一方桌，四條長櫈，可品茗，可小酌，可談心。過了這些小店，兩旁滿是橋林，種植成行，可想像紅橋成疊時的奇景，又不禁神往了，現在僅開着小白花，發出一種悶人的香氣。再朝前走，又經一小石橋，便是小東門。我們學校靠着城牆，大門在大東街上，因為操場在城外，所以特地開了扇門，以便出入。當我走到小東門時，不必進城，便由左折去，從新啓的那扇門出入。關於我住屋的前後左右已略述如前，現在我要談到住屋本身了。這座小院坐北朝南，我租的是上房，共三間，兩間我住，一間老林住，我住的兩間：一為寢室，一為書齋，寢室內置大床一，方桌一，茶几一，竹榻一，條凳二，靠背椅一，此外有兩

大花櫃，我沒有用，中藏什麼亦不知。室有二窗，一常開，一常閉，門亦二扇，一通僕人室，常閉，一通書齋，常開。門爲雙扇，各帖門神。書齋較小，設書棹二，籐榻一，靠背椅二，茶几一，小凳二，有一小窗，光綫尙足，除略有樹，廂房他人所住，我的廚房設在一過道處，自然放着水缸碗廚之類，老林屋裏放柴米油鹽等物，因恐被人偷去。全院大門尙堂皇，但未髹漆，故不美觀。院牆外面不知何人用石灰大書特書一首打油詩曰：「人在外面心在家，只未銀錢走天涯，父母堂前常掛念，妻在房中看燈花。」按末字爲「爲」字之別，詩雖打油，却道出人生飄零的實情，光明讀此，可發一笑。離此詩不遠有一大墳，佔地甚廣，氣勢雄渾，山碑上得知是清人，且與我爲家門，碑上橫額四字「龍蟠虎踞」，墳後大樹幾株，墳前修竹成林。我住院四周尙有人家，有時聽見滬物簸揀之聲，有時聽見課讀之聲，不知是何人物，姑不說他好了。

其次我要談談我在此的生活概況：

我早晨何時起床呢？這劈頭一問，連自己都啞不能答了。因為有時我很早起來，不過有時也很遲起來，這早與遲不以有無課程而定，是以心情高興與否而決：假如我心裏很高興，無論如何床上躺不住的，非爬起來不可，似乎有無限的希望或歡樂在等着我。假如心情惡劣，也許日上三竿葉影滿窗，而我仍高臥不起。並不是我真如此懶惰，如此像豬八戒一般的貪睡。因為萬一起來，許多不如意的事就會接二連三來到眼裏，所以我靜臥床上，一面可以幻想，一面讓光陰風馳電掣般過去，何等稱心快意，可是，當我常不起床時，那男僕老林會在窗邊或門前呼喚：「李先生」，我多半答應一聲「嗯！」便不作響了，等他又來「李先生」時，我只好從枕下摸出手錶一看，——哦！不得了，已快到上課時間！我馬上起床，同時喚醒瀛仙，匆匆披上衣服，第一件事當然進廁所，然後洗漱，然後

略進飲食。我們早晨不吃飯，照例是每人吃一個蛋，并吃幾塊蛋糕。我忙中取出書本，一面取，一面給女兒說：「不許一個人亂跑出去，餓了吃糕，渴了喝開水，冷了加衣，熱了脫衣。」她多半向我討二百文，預備買花生或甘蔗等。我走出大門就給老林說：「好好看守門，好好看小姐，」如此交代清楚，我才走了。我沿着阡陌走去，經過田間，經過荒墳，經過小橋，才踏上對面山脚下那條較平的石路，順着石路再走，走過宏仁醫院進德女校，跨過大橋，穿過橋林，轉身走入城牆上所開的學校後門，算是達到目的地了。如果下午還有課，我須急忙趕回來，一進門，便叫老林開飯。我們的飯兩菜一湯，把書棹當作餐棹，我將碗筷用紙擦淨後，女兒定要替我盛飯，她時常落些飯在地上，不過她那般真意又不忍辜負了她，祇得滿她的願望。在吃飯時，我爲她進菜，她也不時爲我進菜，我們父女二人情感愈密愈鈎上我的往事。飯罷，洗漱畢，我多半在室內徘徊，常常唱

歌，她如小鳥般飛到院內與別的小孩們遊戲去了。下午的課完畢，買點零星什物，間或同朋友去喝一碗茶，他則無事了。歸家時，路過大橋，必替女兒買些花生甘蔗。有時我還在田間時，她一眼瞥見，必大呼『爸爸！』同時奔上前來，我便喊她『不要跑，不要跑。』我回來了，多半握筆與你寫信，她會問：『給那個寫的？』等我還未答覆時，她已帶笑說：『給羅先生寫的罷。』我點點頭。不過我時常在屋內同她發神經，我用唱歌音調與她對話或雜點跳舞姿勢，她樂極了。有時天氣好，我們與老林遊山——嫌路不熟，有老林作嚮導；怕走不得，有老林背着她，我們初到此處，曾幾次遊山玩水，到而今已不大去了；因為有名的一點地方已去過，最大原因天氣太熱，不便出門。時間這般難過，好容易捱到晚飯，我通常都不和瀛仙在吃飯時談話，就是悶着頭吃，似乎快快吃完了件事一般，更說不上什麼享受一層。晚飯後，接着便是那可怖的黃昏，真是一刻難熬！我時而

大笑，時而高歌，時而沉默，時而流淚，時而發狂。可是我最愛沉默，因為它更雋永更有味。黃昏算是一秒一針，一分一淚，一刻一血的捱過了，空中星月交輝，階前蟲聲啾啾，遠處犬吠，而我心仍是靜悄悄。黃昏的寂寞才過，又是夜晚的岑寂，我似乎已與孤寂兩字結了不解緣。我正枯坐之際，老林忽然立在面前要我算賬，於是什麼一吊，什麼八百，什麼兩百，什麼又一百，三七二十一算過之後，再吩咐明天的小菜。老林退出門外，瀛仙伏在椅上或棹上，因跳動了一天已感疲倦而睡意甚濃，我把她喚醒，囑她小解，有時為她脫衣，照拂入帳後，我又來到棹邊呆坐了，注視蠟淚不斷墜下，細聽隔壁人家歡聚暢談，看牆上蜘蛛結網——啊！還有我的一個孤影映在那裏，這便是惟建嗎？是的！是的！這個惟建便是幾年前目空一切的惟建，也是曾在歌台舞榭沉醉過的惟建，也是曾經背人偷偷流過無量淚的惟建，也是重得新生而不能不嘗點離別滋味的惟建。不久我也

倦了，只好在夢寐中去求暫時的安靜，於是閉門解衣，息燈而臥。

光明，我的人兒，你讀了這封信後，心中作何感想？我以為一個人處何種環境生活，祇要他內心有所寄託，有所安慰，亦必非常快活，這種快活，自非金錢所能買，也非一切所能勉強。人們常去追尋天堂，要想找個世外桃源，什麼烏托邦，這些我看都是假的，愈去追求，愈生苦惱。須知人生最大的快樂還在各人，譬如我雖處在地獄，而我的心是在天堂，那我亦是快樂的；反過來說，身縱在天堂，而心仍在地獄，那定是痛苦的。光明，你別笑我生於二十世紀處在科學文明中，竟發出此類唯心的言論，無乃開倒車，不然，不然，人生本即建基於一個心字上，若徒有軀殼而無靈魂，直等行屍走肉！何貴乎為？

光明，我在此不快活，並非物質不能滿足，而是精神沒有安慰。所以每次接讀來書，真像一個垂斃的人又給他打上一針強心劑似的。但是假使我隨時在你的

相思草

身旁，縱受千辛萬苦，我亦會含笑自得。卽頌
快樂

惟建 五月十九日

第二十一信

光明至愛：

自接你那封鋼筆寫的信後，足足四天，未得隻字了。我懸念的心正感到一種恐怖，也許光明玉體違和不能執筆，也許光明投課過忙無暇濡毫，也許光明因校中收信人未將我接二連三的信遞到而以我爲情冷以至誤解而棄了我。光明，請把實情見告，免我懸懸之苦。

剛才從箱中檢出你寄我的十三封信，順序一一重讀。讀到溫柔處，心花怒放；冷淡處，肝膽俱裂；嚴厲處，惶悚無狀；悲傷處，心酸淚澀。這十來封寶貴的信已被我珍藏起來。我希望將來的信全是柔情軟語，我更希望將來的事，滿是蜜也似的生活。今天兩次探問，兩度失望，所以才重溫了這些舊信，我的心似乎又找到着落了。不過我仍得去作第三次的探詢，探詢光明的信息。

昨日此間遊藝賑災，我偕瀛仙去看，人多戲壞，悵然而返。我又想起了假如你這時在我身邊，我又是何等快樂。明，前信中我曾說過擬偕小女去作來資後第一次娛樂——看電影，真不湊巧，我們兩人誠心去看，誰知是日停演，以後將演川劇，聽說現在正唱着川劇呢。可是我們父女二人對舊戲太門外漢，毫無興趣，所以總不會去，昨天高高興興去看遊藝，不幸太使人失望。資中這地方未免枯燥，無一娛樂，除作事吃飯睡覺外，其他一切都說不上。

新近我學會一套手上耍的小把戲，說出來希望你按着方法背着人去做。等我回成都，你好當面耍給我看，同發一嘯，何如？其法先將左手或右手作成一拳，然後用其他一手伸平，抵着這拳，跟着那個拳變成手掌，而本來伸平的那隻手做成一拳，一面這樣來回換替做着，一面說：「看者容易做者難，」這個小玩意慢做頗易，快做却大非易事。我每晨起床必練習幾次，而今成績已頗可觀，一笑！

你以前不是走過一種蟹形步法給我看嗎？呵，有了，這本事不難賽過我這套小手法，真好笑！你的用足，我的用手，我們兩人一手一足，便把這遍空悲聲滿地慘象的世界變為一個天空了。

昨寄一廿四頁長信，述我在此的環境與生活，諒已收到。有人近由省來說，成都日來細雨霏霏，未知我光明亦會着够衣服未？即頌

安好

惟建 五月二十一日

第二十二信

親愛的光明：

千候萬盼中算是得到來信了。果不出我逆料，你因太忙以至三接我信始覆一封，不過我仍很原諒你。信中報告消息四則，可稱喜訊，我是欣慰的讀着，反覆的讀着，最後帶着勝利的微笑讀着。明，你替我煞費苦心打出一條燦爛的大道，這可證明你對我的愛何等堅固，縱有凶險波濤，也衝不破你這點信心。人生難得是知己，何況是一位異性的知己。我很可為我的明滿意的死去，九泉下亦必含着笑啊！

可是我讀到來書最末所批的一段，又十分難受。光明，我早知你的玉體不甚健，加以工作繁鉅，自然很不能支，啊，你囑我放心，不復介意，這那能够啊！

光明，前次你說在教室內幾乎暈倒，已使我心驚膽駭，此次又說體力不支，使數百里外的惟建怎能安枕，怎能放心？光明，我曾三番四覆說過「保重，保重，保重，」而今你的身體果現病徵！須知人生的幸福大都得自健康，我們的心已因牽愛而感快樂，此後就該切實注意身體。我希望你卽日到可靠醫生那裏去仔細檢查，看他如何說，以便早日攝養，勿忽勿忽！

從你許多信中，已可看出你的生活太無規則。就以此信而言，作於夜十二時，如此深夜，還不去睡？雖說替我寫信，可是白天也能抽空來做。他如第一封作於夜十一點，第十封作於晨六時半，第十三封作於夜十二時半，此外還有第三封祇書夜間所作，想亦是深夜罷。一個人晚間定要早早就寢，方不傷神；早晨雖宜早起，但也不當過早。這些話說來似乎有點嘮叨，無奈愛你過深，凡於你有益的事，總不憚煩的要說，這點苦心你諒解不？

時光如逝，瞬將暑假，一念及此，欣喜無量。得暇望賜數頁，即不暇，亦盼數行，慰此飄泊之靈魂耳。專頌

安好

惟建上 五月二十二日夜

第二十三信

光明吾愛：

今宵月華如水，惜未能與我愛同賞如此美景，但我何曾不念着你呢？你看一輪明月，纖塵不染，真如一面明鏡，一塊白玉。再看她飄浮雲間，自在，輕盈，孤高，這是從寫實方面說。然而月仍有她更美麗更動人的一面，她最使人發出幽思引起相思。我仰頭望月誠有千頭萬緒的離情。光明，我想着你，遙想你此時或

許也在賞月，也會念着你的惟建。東坡詞：『何事偏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明，請愛護身體。明月，你如有情千萬爲惟建送個相思的音訊，並丁寧她好好將息，勿增建的憂心。明月，你如有情，也可在你這明潔晶瑩的面龐上大書五個字『光明，你好嗎？』

光明，我新近越發驕傲了。這非爲別的，祇因爲你的關係。我想來想去，確應驕傲。這偌大的世界中，明不去愛別人而來愛我，並且這種愛又是如何自然如何純潔。一個人很不易看出他自己的價值，而今我已從明的眼光中看出了我的價值。我很知道許多男子追求明，因而失望，歎息，流淚，他們中有的聰明，有的漂亮，有的富貴，然而明毫不動心。可是掉頭看來，她對我又如何呢？她之愛我，絕非一般的愛可比擬。有時她很疑我，但正因愛之深，疑之也深。這不特不使我灰心，反而使我更自傲起來。啊，我此時目空一切，我已是世上頂天立地的

第一人。祇要我有光明，什麼都不怕，什麼都看不起。可是反過來說，萬一光明變了心，我會難受到說不出的地步，別說變了心，祇要你開一點小玩笑，或說一句騙人的話，猶如前次在望江樓任意吐一兩句不經心的話，便會使我如鍋上螞蟻走東不是走西也不是。不但如此，他會歎着氣，一邊搖頭，一邊不停的說：「難難——難啊——難於上青天。」

不過我相信我之愛明出於真摯，此心此情，質諸天地而無愧，所以明之愛我也必是天長地久的，因為明是位重感情的人，絕不傷別人的心。我的愛，這些話不是阿諛而是衷心語，萬懇不要傷一個癡情者的心，不要辜負一個可憐人的心，不要拋棄一個柔腸人的心，不要踐踏一個飄泊人的心，不要給一個已受創傷的人以更重的創傷——這些話似乎過於堆砌，但非如此，不足表白我的心思於萬一。

月亮仍是那般圓那般明，眼看她便要西沉，我也該去休息了。默禱夢中能與

明攜手共賞月華。

惟建五月二十四日晚

第二十四信

光明：

前天沒信，昨天沒信，今天還是沒信，明天如何？誰知道——呵，你何必去管他，反正我相信你是愛我的，即或少通幾次信，又何足怪？可是你無信來，我却要寫給你，任何人不敢阻止，也不能阻止。

近來久晴不雨，偶有小雨，但都不大，河水快要乾了，田與井全涸了，無論何處，總覺乾燥，灰塵又重，我們髣髴處在沙漠中，呼吸窒塞。今年旱災已成，遍地哀鴻，這不能不說是老天爺給予人類的微罰。資中當然不能例外。我們所飲的

水井已經枯了，目前可能汲得很少的水，又黃又污，將來連這種水恐都沒有了。一日三餐不可少的米日來價值飛漲，我們尙且感到朝不保夕，窮人更不用說了。

昨天正坐書齋納悶，陡聞重龍山上砲聲大作，趨出一看，原來是專員率領各機關各法團代表在那裏三跪八叩的向天求雨，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人民叫苦，眼看秋收無望，渴望落雨，做官的祇得順從民意，能做到什麼程度便做到什麼程度。但是求雨的儘管求，祈禱的儘管祈禱，天公仍是無情，赤日仍肆威虐。不但求雨，同時又把南門關上，據說南方主火，若欲下雨，宜閉此門。相反的，如淋雨綿綿，形成水淹，自然關上北門，以求天晴。而今南門雖已加了鎖，上了鎖多日，然而雨仍未落下一點，在萬不得已中，專署下令禁屠數日，我們已三日未吃一口肉了，每天總是什麼豆，什麼菜什麼瓜。好在我平素很愛吃青菜，還很泰然；不過小女最嗜肉，平時祇要那碗菜有少許肉，似蠅撲臭般的把着吃，現在

既然禁屠，不但肉沒有，而且豬油都買不到，我們面上已有菜色。不過天氣酷熱，少食葷，多食素，也極合衛生。光明，你大約也是離不了葷的，如果也來嘗試幾天，我想你會連一口都不能下咽，但如操之有素，也不打緊。比如和尙尼姑終年吃素，甘之如飴。世界偉人有不少是素食者，你所敬佩的雪萊便是一個，現在英國大幽默家蕭伯納也是一個，年逾古稀，每天三餐全是菜果，可是他的身體很強壯，精神也抖擻。我想我們不吃肉，或少吃肉，對於身體恐有裨益，不過忽然吃素，總覺有些不便，光明，你何妨一試？

此刻我穿了一套中山裝，顏色淺灰，質料半毛，照照鏡子，有點不像我了。這許多口袋，最好裝糖菓花生，隨時取出香香嘴；也可裝彈子，碰見敵手不妨一比；也可裝情書，心中悶時，拿出來重溫一番——但不幸我這套領子作得太小，又不能不扣好，因此把我弄成一個好像上了枷的犯人。

其次我要報告一件喜事——你真該替我放一串鞭炮。就是我現在穿了一雙新皮鞋，鞋新的不稀奇，要知皮鞋這東西不易買合式，不是夾着了足尖，便是頂痛了螺絲骨，不然便是走時軋軋作聲，令人討厭。光明，我今天取出這雙皮鞋，心中頗爲擔憂，誰知它如此使我滿意——啊，未免太開玩笑了，一雙鞋何堪嘖嘖稱道呢？光明，我在此太無聊，給你寫信都不快樂一下，還有何時可以開顏呢？

昨夜細雨，此時空中烏雲四佈，似乎還有雨一般，不過我盼望有傾盆大雨，使這久旱的田野重新得着潤澤，同時我的心幾日來也非常乾燥，請多賜數行，不要使它乾枯而萎謝了。

明天總有信罷，萬一沒有，後天該有，再不然，大後天定有。我帶著焦灼不安憂懼的心情，等候你的信息，我愛的光明！祝你

高興

惟建 五月二十六日

第二十五信

光明吾愛：

這幾天此地有個什麼眼光會在東元寺舉辦，你還記得那個對着我住宅的潮海寺嗎？這東元寺便與潮海寺遙遙相峙，都在小嶺上。據云所謂眼光會即眼光菩薩之會，其神通自可顧名思義。昨天下課，遠望成綫的善男信女往山路上爬，我也動了遊興，午飯後，便去觀光。誰知行到山脚，但見許多乞丐，沿着山徑排列，男女老少俱備，好像資中城所有叫化子都到齊了，使人不忍矚目，我從中經過，本欲佈施，但人數太衆，難於濟事。

不久爬上山頂，一廟屹立，即東元寺。廟內菩薩甚夥，香煙瀰漫，那些男女虔信神力，誠心膜拜。廟外設有臨時攤子，也有小遊藝西洋鏡之類，但大都爲香

蠟擺，每堆是一炷香，一疊紙，尤有趣者，還有一副眼鏡，大約因眼光會，所以非燒一副眼鏡不可。我買了一副給女兒戴，不覺發噱。

數日來淋雨綿綿，田中積水不少，農事正忙，有的踏水車，有的馳耕牛，有的插秧。觀此情形，方知板橋「誰知盤中食粒粒皆辛苦」的言之不虛。每當黃昏或深夜，階前淅瀝，瓦上錚鏦，一人獨坐，太寂寞了。看書不是，唱歌也不是，唯一稍得安慰的事，便是濡毫與你作書，或取出你寄來的信反覆誦讀。正無聊時，猛憶法國詩人Verlaine 幾行詩：

Il plent dans mon coeur,

Comme il pleurait sur la ville;

Quelle est cette langueur

Qui penetre mon coeur!

哭泣的是我的心，

正像城中下着雨；

怎樣一個煩悶，

穿透了我的心！

光明，你說這四行詩像不像爲我而寫的呢？

光明，你現在已把一切交與我了，我自然好好接受，此後縱赴湯蹈火，亦必不辭。使你在這殘酷的世上得着溫柔，凜冽的深冬裏感着三春，何至如來示所謂將來或有負你之處？你又說新近爲我而遭總攻擊，光明，就只這句，我已明白了。不但明白攻擊者爲誰，而且知道他們攻擊時所持的理由。我讀了你這些話後，躺在籐椅上，沉思半晌，不覺自傷起來。再看這個千瘡百孔的，我在人間那點勝過別人；可是別人儘管看不上我，我也同樣藐視他們。本來人類的尊敬是互

相的，傾慕是彼此的，如今他們恣意批評我，我何嘗不能給他們一句總評——全是俗不可耐之徒呵！然而我希望你自有主見，不爲俗人之言所動——我早深信你是這類有個性有人格有見地的女子，因之，我才將人生最可貴的情感放在你身上。我自信這份情感瑩潔高超，那麼你之對我也非一般常人所能揣測的。當知古今中外一切偉人皆有其獨到之見，任何冷譏熱嘲，絕不能動他萬一。記得蕭伯納的壁爐上刻着幾個字，大意是『人們在說。他們說甚麼？——呵！管他們說甚麼！』光明，這幾句簡短的話裏包孕着何等毅力，勇氣與主觀。我願你有此決心——我相信你已有此決心。順頌
快樂！

惟建手啓 五月三十一日

第二十六信

光明：

數日來常有一種鳥在我房的附近叫，使我的心弦也同牠的歌聲一樣顫動，尤其在夜間，真太感人了！我已不僅一次的躺在床上傾聽這鳥的歌喉——杜鵑的歌喉——有時竟使我淚如泉湧，不可自抑，無怪詩詞中常說到杜鵑的啼訴與泣血。來此忽忽三月，生活無聊，直同嚼蠟。今番能獨自聽賞這神鳥的絕技，可謂生平第一遭。光明，我很望你能來，同享人間此類清福，如曼殊大師的「何妨伴我聽啼鵑」一般。

你聽！牠立在叢林中，無論月華如水，或月色朦朧，總藏在菁蔥的樹枝裏，盡情吐瀉牠的心血。春夏之交，本不少各種花草的芬芳，但牠沒心去嗅，本不少

各種蟲豸的歡唱，但牠沒意思去聽；牠飛到枝葉交織的深處，祇爲傾吐一腔熱情，任何事物都不能轉移牠的注意，幾時牠的熱情吐完了，心血流盡了，牠的使命，牠的生之意義也告終了，於是含笑的滿意的舒適的死去——一個美麗的死。

最初牠似乎不大會唱，嗓子也有些乾澀，你聽牠試了又試，仍起不起頭，真是一隻笨鳥！但後來慢慢把音階試妥了，這才開始唱，不過仍說不上唱些什麼調兒，祇是比以前沒有那麼多的拗音罷了。假如你乏耐性，定會聽不下去，可是你得忍耐點，好的正在後面呢。等牠經過多次的試音，等你多次失望，忽然牠鬚鬚得了神力，一下便靈起來，那個喉嚨立刻變成又圓滑又靈活，不斷吐出神聖的音調，一時高音，我們認爲這已不可再高了，但陡然又加了一層，如此連續的遞增，使我們的神經緊張，好似就要斷了一般，我們有如攀登高山，以爲這已是最高峯，但等我們爬了一層，還有更高的在頭上。

有時牠會唱些很低的音調，那麼抑鬱，那麼陰沉。牠放低嗓子，我們以為這不能再低了，但牠又再下一階，我們的情感也隨之往下墜，墜入深沈的悲淵，墜入十八層地獄，一若此生絕無復生之日，絕無再見天光之日，這時祇有絕望，完全的絕望！

總之，杜鵑這鳥太妙了，牠代表多情，我愛牠，光明，我想你也愛牠——啊，我想起了，英国有種鳥也長於歌唱，名叫夜鶯，那位天才詩人濟慈的傑作便是夜鶯歌，此鳥可惜我國沒有，要是有的，我又會半夜倚枕傾聽了，——啊，我又想起了還有一種善歌的鳥，其名雲雀，但又不及夜鶯的深沉，真摯，嘔心，這僅是類活潑愉快的歌鳥，聽說我國亦不常有，因雪萊一詩，此鳥已不朽了，——啊，我又想起美國還有一種禾鵲，身體甚小，歌聲嘹亮，可謂鳥中詩人，惜乎牠的後半生沉於飲食男女，體力不支了，嗓子也敗了，心靈也污了，一天一天往世

俗墮落沉淪的路上走，結果身體發胖，爲饕餮者所注目，祇得飲彈而死！

而今時令入夏，杜鵑的歌聲已不大聽見，再隔些時，便毫無此鳥的消息了，若欲重聽牠多情的音調，非得來春不可，但恐從來春的鶯聲裏，聽出聲聲的斷腸啊！

惟建六月二日

第二十七信

光明：

想不到，真想不到會接着你這麼一封信。在未拆開以前，我會閉目沉思，同時已喜形於色，推測在這封信裏，你定會用一副聰明的頭腦，一腔熾熱的情感，爲我排難解憂，打出一條光燦的生路。誰知甫讀數行，便感着一股陰森森的風不

斷的向我襲來，等我帶着惶悚的心情閱畢時，我的心冷了碎了，我的神經失了常態。待我恢復過來，這封驚人的信依然放在面前，這時才悲不自勝，放聲痛哭。啊，光明，我何嘗想到你會給我如此劇烈的打擊，何嘗夢到時至今日你還能如此對付我！

不過我並不責備你。本來像我這樣一個坎坷的人，怎能博得你永遠的愛？當初不自量，一味夢想獲得你的真情熱愛，如今遭受此種摒棄和冷淡，又何足奇？人間的愛原離不掉物質的成份啊！

什麼情？什麼愛？什麼真？什麼心？什麼天才？什麼活潑？什麼美麗？什麼幸福？什麼安慰？這些都會由光明口裏手裏親自說出寫出。我何等愚魯，以爲一顆瑩潔的心勝過千萬瓊珠，無窮榮華，同時緊緊抱着一個希望，希望光明的言行是一致的，所以如杜鵑一般把心血嘔了出來，冀獲明的心愛，然而事實却不然，

人生是太虛偽了，連愛情都建築在高官厚祿上。唉，光明，我相信你本心並不如此，不過爲一批俗人所包圍，因而也踏上世俗的路了。我好立拭目，看明將來夫榮妻貴，子孫滿堂，但同時我亦願看明生活在他人的左抱右擁中，仰人鼻息，乞求灑下一點殘愛賸情。

昨天讀了你那封甜蜜的信，正思將來如何報答你，誰知此時接到這麼一封致命的信。啊，我真有點不信是明的親筆，但確又是你的筆跡。唉，光明，你太說得好了，你說：「惟建，不是我對不住你，而是你的環境不佳。」誠然誠然！我那能比得上那些公子哥兒們，家裏有的是財產，有的是親人，像我這樣狼狽的人，本不配任何女子的愛。

但是在我們認識以前，你已略知我的過去和現況，你會三番兩次懷疑，并非懷疑我的環境，而是懷疑我對你的愛是否真是否久，而今而今，你竟毅然棄了

我，祇因我的環境不佳，而非我之不配接受你的愛，就在這信裏，你仍在說我們形體上雖無關係，但你那顆赤心已給了我。光明，我真有些不解！

今天是六月四日，離暑假已一天近似一天，可憐我天天計算返蓉日期，現在已似一個失了靈魂的人，在此固不安，即能歸來，而無明的聲音與容顏更覺難受。尤可悲的，是那顆心不來培養這窮途末路的我，還有什麼生趣呢？

接來書後，食不下咽，坐不安席，在田間行走，已幾度失足。即寫此信時，心痛如絞，淚下如雨，又不願還不值分文的鹹水落在信箋上，總拿手巾去揩，有時來不及，間亦流上了幾滴。

我有千愁萬恨，無法吐洩，又欲放悲聲哭到老。此刻祇好攔筆，躺下來流我未盡的淚。

第二十八信

我最敬愛的光明：

惟建最先要說的就是多謝多謝，終生的多謝光明，使他又得着新生，使他垂斃的靈魂重新蘇醒過來，使他在茫茫人海中又找着寄託了。

光明，我又笑了，而且這笑是由心坎中發出來的，請放心。來書的末句是要我笑，這時我真笑了，你的一言一信都可支配我心的跳動，我生命的方向。

推究我不憚煩的將目前種種困難陳諸明者，不外我們的情感已至極高度，所以才把實際問題向你一吐，希望以愛我之誠，代為解決。孰料竟引起你的誤解，以我為故意推諉。又因你的玉體欠安，所以才苦口婆心請你找醫生檢查一下，始稍放心。光明，你替我想假如我知道你身體欠佳，便照例問問近來如何，或用尙

望保養等語輕輕帶過就了事，那未免太敷衍太虛偽。但我確愛明，明的身體卽我的身體；明如欠安，卽我欠安；我如有病，則必就診，以愛己之心推及於明，所以反復叮嚀，千萬不可疏忽，應卽求醫，此乃一片赤心，何至如明所料說我嫌你有病會受連累？甚至使你神經過敏，覺得我有棄你之意？

此刻捧讀手示至再至三至四：雖感極樂，但亦相當難受，因我前書語亦過激，至於不當。明，我並不懷疑你的人格，惟其早就敬佩你，所以才如此愛上了你。前之出言不遜，要亦悲傷過度所致，萬祈諒之。

現在好了，我又笑了，天地已染上一層快活的顏色了，我們的前途何等美麗
光燦！

光明，我笑了，望你也笑。卽祝

蒲節快樂。

惟建六月十一日夜

第二十九信

光明：

唉，我很願明天就能動身，重回到你溫柔的目光中，你清脆的呼喚中，你偉大的靈魂中。

昔有一達摩，修道靜室，面壁九年，後果成道。明，我現在也養成一種靜坐本領，很能收着放心，無論何人約我作何消遣，我都不去，寧肯回到家裏閒坐靜臥，目送窗外行雲，側聽田間秧歌，讓幻想飄盪，以消永晝。『九年面壁成空相』，我雖不能，但已略悟此中况味。

前書中，我曾說過杜鵑的歌聲，而今已難聽到牠的妙音了。日來雨量充沛，田中積水不少，黃昏時分，羣蛙鼓噪，煞是起勁。你聽牠們東一聲，西一聲，簡

直把一片青田弄成一個熱鬧場所了。我常晚餐後信步走去，立在阡陌，聽這如萬馬喧闐的噪聲，岑寂似已被他驅逐，但又多麼乏味啊！這叫聲未免浮躁，不能安慰人的靈魂，真討厭！不過夜闌人靜，我從夢中醒來，遙聞蛙聲，亦覺有味，也許是因萬籟俱寂，最易引起感傷，一聞這種鼓噪，頗能減却些閒愁。

惟建手上 六月十六日黃昏

第三十信

光明：

記得聖經中有幾句贊揚人的話，大意是人類裏頂值得我們佩服的，不是那些征服城市或土地的人，而是那些能控制着自己精神的人。明，在我認識的朋友當中，還未曾見到真能控制自己精神的人。至於我呢？從十幾歲感到人生問題起，

直到此刻，無時不在向這方面努力，但尚不能完全支配自己的心。換言之，就是時常讓情感無理性的亂跑，如一匹無韁繩的天馬四處奔馳，因而修養與學問都毫無所成。明，我很敬服你。在我們接談和通訊裏，我隨時發現你頗能駕馭自己的靈魂。你如火山般熾熱的情感受着你那剛強理智的支配，非大才而何？因為假如祇有大情而無大智，必流為輕浮；反之，必流為冷酷，惟兩者兼備，方為難能可貴。

相晤不遠，令人神往。不禁憶及結識後的一切。啊，荷花池畔石欄上——公園的幽徑映着一雙倩影——明湖春的芙蓉鷄小米粥——咖啡店的水果——望江樓的聽琴——田間的菜花——沿河灰塵裏的徒步——古廟石階的閒坐——柳蔭深處共吃甘蔗——遊餘小食之軒的品茗——小園地的小酌——煤山旁的等候——月下沿街的并肩——花會上的漫遊——影院裏的賞樂——鐘樓下的約會——城外的月

鄉 思 掌

色——清明時節上塚——獨輪車的緩行——鄉間小店的共餐——沙發上的歌唱
——桃花落瓣的繽紛——野花的佩戴——雨夜的景色——玉照的贈予——蟹形的
步法——兩日不見的小愁——深夜伴山歸去——這些這些，一一湧上心頭。

惟建 六月廿七日

